



近代以来，西学东渐，各种西方现代思想、研究方法传入国内，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，中国传统文化将向何处去，成了那一时期国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。其时，一批学人开始借鉴西方研究方法，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。在这一批近代学人中，谢无量独树一帜。

谢无量学养深厚，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深刻的体认，既是古代文学、哲学的研究者，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和古体诗人。

他一方面传承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观念，另一方面又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思维，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，这使得他的研究既不拘泥于古人，更不偏废于西方，而是立于新时代之辩证立场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。

谢无量文集

第七卷

· 诗学指南 词学指南 骈文指南
诗经研究 楚词新论



谢无量文集

第七卷

- 诗学指南 词学指南 骈文指南
诗经研究 楚词新论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谢无量文集·第七卷, 诗学指南·词学指南·骈文指南·诗经研究·楚词新论/谢无量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300-13651-6

I. ①谢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谢无量 (1883~1964) -文集②古典诗歌-诗歌研究-中国③骈文-文学研究-中国 IV. ①C53②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6991 号

谢无量文集

第七卷

诗学指南

词学指南

骈文指南

诗经研究

楚词新论

Xie Wuliang Wenji Diqijuan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55 mm×230 mm 16 开本
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张 26 插页 5

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61 000

定 价 8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谢无量先生

目录



诗学指南

序	/// 3
第一章 诗学通论	/// 4
第一节 诗之渊源	/// 4
第二节 诗体论	/// 12
第三节 诗法论	/// 25
第二章 古 诗	/// 38
第一节 乐府及古诗体势论	/// 38
第二节 古诗实用格式	/// 48
第三章 律 诗	/// 58
第一节 声韵与律体之渊源	/// 58
第二节 句法	/// 69
第三节 律诗实用格式	/// 76

词学指南

序	/// 89
第一章 词学通论	/// 90
第一节 词之渊源及体制	/// 90



第二节 作词法	/// 102
第三节 古今词家略评	/// 112
第四节 词韵（曲韵附见）	/// 124
第二章 填词实用格式	/// 135
第一节 小令	/// 135
第二节 中调	/// 146
第三节 长调	/// 154

骈文指南

序	/// 171
第一章 骈文通论	/// 172
第一节 骈文之渊源	/// 172
第二节 骈文研究法	/// 179
第二章 骈文体格及变迁论	/// 193
第一节 齐梁以前之骈文	/// 193
第二节 永明体	/// 203
第三节 徐庾体	/// 207
第四节 唐骈文	/// 213
第五节 宋四六	/// 224
第六节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诸家略论	/// 232

诗经研究

第一章 《诗经》总论	/// 247
第一节 《诗经》的来历	/// 247
第二节 《诗经》的义例及诗序与篇次	/// 254

第三节	《诗经》学的流传及注家的研究	/// 271
第二章	《诗经》与当时社会之情势	/// 284
第一节	古代固有之思想	/// 284
第二节	国家制度与《诗经》	/// 288
第三节	家族礼制与《诗经》	/// 295
第三章	《诗经》的历史上考证	/// 297
第一节	周室史证（包括周南、召南、王风、 幽风的诗）	/// 297
第二节	邶、鄘、卫史证	/// 307
第三节	郑风史证	/// 310
第四节	齐风史证	/// 314
第五节	晋诗（魏风、唐风）史证	/// 315
第六节	秦风史证	/// 322
第七节	陈风史证	/// 324
第八节	桧、曹史证	/// 325
第四章	《诗经》的道德观	/// 329
第一节	关于家庭的道德	/// 329
第二节	关于个人的道德	/// 335
第三节	关于国家的道德	/// 338
第五章	《诗经》的文艺观	/// 342
第一节	诗形及诗韵	/// 342
第二节	《诗经》的修辞法	/// 346

楚词新论

第一章	绪 论	/// 355
-----	-----	---------



第二章	屈原历史的研究	/// 363
第三章	楚词的篇目	/// 376
第四章	《离骚经》新释	/// 385
第五章	屈原的思想及其影响	/// 395
第六章	楚词评论家之评论附注家	/// 404

|| 谢无量文集◎第七卷 ||

诗学指南



序



予曩撰《学诗入门》一书，拘于程度，窘于边幅，言而不文，略而不详，仅仅为初学说法也。继念诗学流衍，广大精深，学者之希望或不愿一蹴即止者，誓当续有所述，以履其得步进步之心。兹得安寿谢先生之《诗学指南》，而叹其实获我心矣！先生本其心得，于诗之源流、体格、用韵、琢句之法，罔不亲切著明，而议论纯正，不主宗派，援引浩博，不事穿凿。先生有云：“示人以形式，而使人自得于形式之外。”盖规矩所在，巧即生焉。然则神而明之，变而通之，以求其广大精深之所归，不又在于善读者欤？

民国七年十月吴兴皞皞子序

第一章 诗学通论



第一节 诗之渊源

子夏《诗序》曰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发于声，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

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。”子夏《诗序》，未言诗起于何时，然谓情志动而为诗，则人生而有情志，诗之兴固宜至早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曰：“民禀天地之灵，含五常之德，刚柔迭用，喜愠分情。夫志动于中，则歌咏外发，六义所因，四始攸系，升降讴谣，纷披风什。虽虞夏以前，遗文不睹，禀气怀灵，理无或异。然则歌咏所兴，宜自生民始也。”此承《诗序》而论诗之起原也。

郑康成《诗谱序》曰：“诗之兴也，谅不于上皇之世。大庭、轩辕，逮于高辛，其时有亡，载籍亦蔑云焉。《虞书》曰：‘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’然则诗之道，放于此乎？”《正义》释之曰：“上皇之时，举代淳朴，田渔而食，与物未殊。居上者设言而莫违，在下者群居而不乱。未有礼义之教，刑罚之威。为善则莫知其善，为恶则莫知其恶。其心既无所感，其志有何可言？故知尔时，未有诗咏。”又曰：“大庭，神农之别号。大庭、轩辕，疑其有诗者，大庭以还，渐有乐器，乐器之音，逐人为辞，则是为诗之渐，故疑有之也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‘土鼓、蕢桴、苇籥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’注云：‘伊耆氏，古天子号。’《礼运》云：‘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蕢桴而土鼓。’注云：‘中古未有釜甑。’而中古谓神农时也。《郊特牲》云：‘伊耆氏始为蜡。’蜡者，为田报祭。案《易·系辞》称神农始作耒耜，以教天下，则田起神农矣。二者相推，则伊耆、神农并与大庭为一。《礼记》载伊耆氏《蜡辞》曰：‘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。’此已



用韵，是诗之原。据《正义》大庭有鼓籥之器，黄帝有《云门》之乐。此辞出神农时矣。

至周尚有《云门》，明其音声和集。既能和集，必不空弦，弦之所歌，即是诗也。”《正义》称神农时疑有诗，以乐器征之，谓有乐然后有诗。据子夏《序》称永歌嗟叹，声成文谓之音，则有诗然后有乐。《古史考》谓“伏羲作瑟”，《礼》云“女娲之笙簧”，即神农前已有乐器，故伏羲有《驾辨》之曲（《楚辞》注）、《网罟》之歌（《隋书·乐志》），其乐曰《立基》、曰《扶来》（《孝经》注）。神农乐曰《下谋》、曰《扶持》，则诗之所兴至远，惟其辞不传耳。《吕览》称：“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掺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阙：一曰《载民》，二曰《玄鸟》，三曰《遂草木》，四曰《奋五谷》，五曰《敬天常》，六曰《达帝功》，七曰《依帝德》，八曰《总万物之极》。”又但有篇名，其词亦亡。故皇时诗歌之传者，惟伊耆氏《蜡辞》，疑出于神农耳。《吴越春秋》：“越王欲谋复吴，范蠡进善射者陈音，音楚人也。越王请音而问曰：‘孤闻子善射，道何所生？’音曰：‘臣闻弩生于弓，弓生于弹，弹起于古之孝子，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，故作弹以守之。歌曰：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穴（肉字）。’”《文心雕龙》曰：“《断竹》黄歌，乃二言之始。”则以此歌在黄帝时。然黄帝时已有弓矢，弓缘弩而作，弹复在前。若然，此歌亦宣传自皇时也。盖民生而有悲愉之情，其发于声音，自然有舒疾长短咏叹往复之和。是以文学起原，韵文必先于散文。乐又由诗而作者也。

黄帝之时，书契渐备，文体日多。后世书多记于黄帝者：《大戴记》载黄帝丹书曰：“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。

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”《庄子》载黄帝时《有焱氏颂》，《汉志》有《黄帝铭》六篇，蔡邕《铭论》称黄帝有巾几之法，《皇王大纪》称帝轩作與几之箴，此皆韵文也。至于尧舜之世，当益有诗歌。尧有《大唐》之歌，舜之命夔，是诗教之始。而《虞歌》之词，载于《虞书》。《尸子》又有舜《南风歌》，比兴赋颂，自兹而作。夏商承之，其流未沫。《周礼》教六诗，即是诗之六义。孔子录诗，则自商始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曰：“比、赋、兴之义，有诗则有之。唐虞之世，治致升平。周于太平之世，无诸侯之风。则唐虞之世，必无风也。雅虽王者之政，乃是太平前事。以尧舜之圣，黎民时雍，亦似无雅。于六义之中，唯应有颂耳。夏在制礼之后，不复面称目谏，或当有雅。夏氏之衰，昆吾作霸，诸侯强盛，或当有风，但篇章泯灭，无以言之。《六艺论》云：‘唐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为六诗。’据《周礼》成文而言之，诗之六义，非起于周也。”此自有诗以至六义所起之大略也。

诗虽有六义，而孔子所叙，实仅风、雅、颂。《诗正义》曰：“《郑志》：‘张逸问：“何诗近于比、赋、兴？”’答曰：“比、赋、兴，吴札观诗，已不歌也。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，难复摘别。篇中义多兴。”’逸见风、雅、颂有分段，以为比、赋、兴亦有分段。谓有全篇为比，全篇为兴，欲郑指摘言之。郑以比、赋、兴者，直是文辞之异，非篇卷之别，故远言从本来不别之意。言‘吴札观诗已不歌’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歌也。‘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’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分也。元来合而不分，今日‘难复摘别’也。言‘篇中义多兴’者，以《毛



传》于诸篇之中，每言兴也。以兴在篇中，言比、赋亦在篇中，故以兴显比、赋也。若然，比、赋、兴元来不分，则唯有风、雅、颂三诗而已。”据上说则六义并在诸诗中，要所谓四始，则仅限于风雅颂，及风雅寝声，而后比赋兴之义又显矣。

屈原作《离骚》于《诗》亡之后，说者以为兼风、雅之旨，然其体实是赋也。故《汉志》叙“屈原赋二十五篇”，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也。赋中每兼有比兴义，后世为诗，劣于风雅，而近于比赋兴，是诗之变也。由屈宋至于汉世，赋体最盛。当时又有五言、七言，五言之作尤广。唐以来则五七言并尚于世，特以五七言名为诗，而赋别为一体。然所谓诗之体，要不出比赋兴也。钟嵘《诗品》尝论之曰：“夫四言文约意广，取效风骚，便可多得，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辞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会于流俗，岂不以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耶？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兴，二曰赋，三曰比。文已尽而意有馀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弘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兴，则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辞蹶。若但用赋体，则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”此以五言能兼用比赋兴体。当时五言方盛，七言未行，故不及七言也。要之，后世之诗，并函六义中之比赋兴三义者也。

诗教所包至广，其流益多。后世所通行五七言之诗，中具有比赋兴三义，而赋则别成一体。汉以来赋体亦屡变，

自有法度。今日为之者已少，故不复论。《诗经》率用四言，论者又惟以五言所由兴，为诗体之成。五七言虽但有比、赋、兴，要亦是诗之正义。孔子曰：“诗可以观，可以兴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是专论比赋兴也。钟嵘《诗品》曰：“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，或负戈外戍，或杀气雄边，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。又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释其情？故曰‘诗可以群，可以怨’。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”然比赋兴本发于情，情有所感而后动。司马迁曰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情之发而正者，斯其诗列于风、雅、颂。比、赋、兴固在风、雅、颂中，亦即谓风、雅、颂出于比、赋、兴中也。有比、赋、兴，则所以宣其情者无所不尽，故曰比、赋、兴是诗之正义也。

后世称诗，恒溯五言之始。然《诗经》中自有五言，但非全篇。全篇为五言，大抵始于秦汉之际，而说者不同。七言亦起于汉世。钟嵘《诗品》曰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，欲以照烛三才，辉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借之以昭告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昔《南风》之辞，《卿云》之颂，厥义复矣。夏歌曰：‘郁陶乎予心。’楚谣云：‘名余曰正则。’虽诗体未全，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。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。古诗眇邈，人代难详，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扬、枚、马之徒，词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